

盛世狂歌


合欢教主·著

卷十

观音泪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

盛世狂歌

卷十 观音泪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10卷, 观音泪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北京: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4.1
ISBN 978-7-304-06434-1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0368号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十: 观音泪

Shengshikuangge Juanshi Guanyinlei

合欢教主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侯洁

版式设计: 周洋

责任编辑: 刘媛媛

责任印制: 吴勇强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印数: 1~3000册

版本: 2014年1月第1版

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12

字数: 192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-06434-1

定价: 36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录

- 八十七 大和鲨 / 1
- 八十八 山海鲸 / 29
- 八十九 水龙吟 / 59
- 九十 高天原 / 91
- 九十一 女体杀 / 121
- 九十二 琢眉赋 / 151
- 九十三 镜沉渊 / 181
- 九十四 般若狩 / 213
- 九十五 观音泪 / 243
- 九十六 挂剑山 / 273
- 九十七 逍遥王 / 305
- 九十八 樱花乱 / 339

大和鲨



八十七

大和鲨

阳光炽烈，烟涛微茫，任逍遥靠着躺椅，敞开衣襟，悠闲地晒着太阳。海风吹过，暖得人心也懒懒的。

他从小就喜欢晒太阳，尤其是冬日午后，在绵软细密的雪地上，搂着轻清一起晒太阳。那时的阳光仿佛一把刀，直直劈进他的胸膛，再与周遭的冷相抵，是何等酣畅淋漓，何等让人热血沸腾！他简直忍不住要抱着怀里的人儿大喊大叫了。

现在的阳光却像一泓温泉，柔柔地洒在身上，就像唐尧酥酥甜甜的呢喃，让他沉醉，沉醉，一直沉醉，再也不想醒来。

到底是阳光变了，还是他变了？

任逍遥若有似无地笑了笑，便听到一阵嚶嚶的议论声。

两个少女穿着贴身小衫，露出光溜溜的腿和白生生的胳膊，躲在桅杆后向任逍遥这边张望。见他扭头看过来，立刻慌得如小鹿一般，侧脸飞上一抹轻红，嘀嘀咕咕，做个鬼脸，扭头便跑。

任逍遥忍不住笑了。

被年轻水灵的女孩们议论着、喜爱着、偷偷看着，永远是让男人心花怒放的一件事情。

怒放之后，便是清醒。

他答应南宫烟雨在高天原策应宋犀，并不是无条件的。当然，他的条件不只是单独见一见花若离那么简单。当他知道南宫世家为宁海王府私造军械后，便立刻明白合欢教也需要一些实用的东西。所以他的条件便是：五百副连弩和“明月照天山”，并把这个条件直接告诉了花若离。

花若离不会拒绝自己。南宫烟雨需要花若离的帮助，即便心中不悦，也必会接受。

任逍遥摸着臂上剑痕，微微蹙眉。

“不知你练了什么功夫，戾气狂躁，不能自制。我授你三枚意针，暂且封住你的戾气。等你真正领悟了天罡指

穴手，自然能用这三枚意针，化解戾气。”

湛星遥用意针封住了戾气，却也制约了他的武功。否则那日比试，他可以取胜，至少不必受伤。

一定要尽早破除那三枚意针！

任逍遥暗暗咬牙。

这次出海，他只带了岳之风、俞傲和二十血影卫。并非托大，而是因为他要将追风、射月两堂变成新的血影卫。英少容和沐天峰已经在做这件事——精选追风、射月两堂弟子，传授血影刀法。在任逍遥看来，与其恩威并施驾驭分堂，不如扩建血影卫。分堂堂主都是老江湖，已经没了闯荡江湖的上进心，一事当先，虑的必是自家。年轻人便不一样，只要给了他们向上的通道，他们就会拼命证明自己。

这是年轻人的热血，也是统治者最喜欢利用的筹码。只因热血虽然珍贵，却并不昂贵。

除此之外，任逍遥还命云雨堂联络各堂各门筹备二十艘大船、一千名精熟海上事务的好手，带冲霄隼跟踪月琉璃的船。

最后一件事，是要玉双双将沉雷和一封书信送到成都，亲手交给唐烧。

唐烧并不是他见过的最漂亮、最温柔的女人，也不是曼苏拉或桑青花那种功夫了得的女人。但不知为何，任道

遥总是记起她。似乎自己和她之间，已经被什么东西牢牢锁在了一起。这种感觉，实在令他有些不快。

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藤原村正出现在扶梯口。任逍遥不禁皱了皱眉。

平正近和橘贞宗死后，藤原村正原想送他们的尸骨归国，却被月琉璃用迷药暗算，带上了船。藤原村正醒来后大怒，将自己关在舱中，再不与月琉璃说一个字。今天是他半个月来第一次出门。平心而论，藤原村正的容貌算得上刚正大气，只是眉宇间凶煞之色太厉，直把两个可爱的女孩子吓走，而他似乎也已习惯被人敌视排斥。

任逍遥斟了一杯酒，招呼他道：“喝一杯么？”

藤原村正走近：“不。”他拿起一只空竹筭，放在桌上，目光转向多情刃，“我是来比刀的。”

刀光一闪，一道寒气掠过，竹筭纹丝未动，过了片刻，上半部轻轻滑落。

任逍遥心中微沉。

竹筭本已极轻，一刀削去一半而不令竹筭有一丝晃动，不但刀要极锋利，出刀的速度、进刀的角度亦要极佳。这已不是杀人的刀法，而是艺术，一种苛求眼光、力道和心境的艺术。

藤原村正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：“逍遥君请。”

“请”的意思是，请用多情刃把这半只竹筭再劈去一半。

“有趣。”任逍遥慢慢抽出刀，看着竹筭纹路走向，手腕轻抖，多情刃划过一道斜线，竹筭又少一半。

“好刀。”藤原村正赞道，举起村正刀，停了一霎，斜斜劈出，竹筭又矮一半。两人你来我往，依次出刀，每一刀都将竹筭削去一半，七轮之后，竹筭只剩寸许高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入刀，都不可能再将它横劈两半。

任逍遥手心泌出汗来。

这一场无关性命、没有赌注，甚至连胜负如何分判都没有说清的比试，竟是前所未有的沉重。

竹筭的厚度只有多情刃的两倍，他实在不知该怎样出刀。或者说，这已经不是比刀，而是自己与自己的较量。

任逍遥忽然站起身来，迎着海风，双手擎刀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倏然落下，多情刃划过一道血色光痕，顿在桌面。

没有声响。

不是因为刀不够快，而是因为停得太快，来不及有声响。

竹筭从正中被竖劈为两半，刀刃贴着桌面，却绝对没有碰着桌面。

藤原村正轻呼一声：“寸劲！逍遥君只在万安桥看了

一次，竟学会了么？”

任逍遥感到胸口郁结疼痛，强压气血，深吸一口气道：“不，我只是想到这功夫，试着收刀而已。”

“怪才。”藤原村正苦笑，“我输了。我绝对没办法再把竹篓劈开。”

任逍遥一笑，忽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眼前一黑，跌倒在地。醒来时，已在房内。

“逍遥君受了什么伤？”藤原村正坐在榻榻米上，手中捏着一个白瓷瓶，向刀刃滴着透明液体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油香。

任逍遥不答，只想着方才的事。

自己一刀发力，急速收拢，触动意针，以致血气翻涌而昏厥。但此刻，上膻中穴那枚意针，竟似柔和了许多。难道说，永春方家的寸劲于瞬间爆发又急速收拢的法子，便是它的克星么？任逍遥将天罡指穴手大八式反复回想，似有所悟，又默运一遍玄凝剑指炼气重，膻中穴的隐痛居然减轻不少，不由大喜过望。跟着沉下心来，再将真气行过大小周天，直到那枚意针完全消失。只觉遍体通透，每一寸筋骨都蒸腾着喷薄而出的力量，欣喜无可言述。

原来湛星遥第一枚意针所封的，乃是戾气不受操控的烈性。

藤原村正用绢纸细细擦拭村正刀，又取出一把裹着棉丝的小锤，蘸了些白色粉末，轻敲刀条，让刀条慢慢覆满霜雪般的粉末。他看着多情刃，眼中露出一丝期盼：“你的刀，不用养护？”

任逍遥道：“跟你比起来，我不是个好主人。”说着将刀抛给藤原村正，“你大概惦记这把刀很久了。”

藤原村正双手接刀，细细端详，自语道：“刀长两尺五寸七分，宽两寸一分，开双刃，双刻鱼鳞纹，好刀！好刀！好刀！”他连说三句，神情激动，手也颤抖起来。

任逍遥却不解：“藤原兄怎么说出这话来？鱼鳞紫金刀也算稀罕物么？”

藤原村正道：“世人所知鱼鳞紫金刀，不过是浮夸装饰，哪里是鱼鳞纹的真谛。”他轻轻抚摸多情刃铁锈一样的纹路，仿佛抚摸最爱的女子胴体。“真正的鱼鳞纹，每一片鳞甲下都有空隙，一旦张开，便为玉碎。然而那真刃，却也由此出世了。”

任逍遥心中一震。

多情刃看上去总似包了一层锈渍，原来那不是锈渍，而是极细密的鱼鳞纹。多情刃杀人满百便褪色显字的玄妙，说穿了，乃是大量血液浸渗入鱼鳞纹的空隙中，显出

字来；随着血液干涸流出，字迹便又隐没。想到此任逍遥几乎有些不可自抑：“真刃是什么样的？”

藤原村正憾然：“不知道。便是鱼鳞纹，我也只是听师父讲过，从未见过。这是大唐工艺，早已失传。想不到今日竟让我亲眼见到。”他摩挲着多情刃，手掌已被划出数道血口，却浑然不觉，“多情刃不愧为天下第一刀。”

任逍遥急道：“你能打开鱼鳞纹么？”

藤原村正摇头：“鳞片与真刃连在一起，若是刀匠功夫不到，刀便毁了。我没有这个本事。”他放下多情刃，道，“恐怕我师父，也没有把握。”他细细擦拭着多情刃，接着道，“我们日本的刀，与大明的刀不一样。”他指着村正刀刃纹，“这些云水纹是烧刃留下的，这些裂点是淬火溅成的，叫作‘沸’。”又指着刀身，“这些木纹是锻打刀材时留下的。若将刀身横切开，还可看到包芯。这便是我们的‘甲伏锻’了。一把真正的武士刀，一定要是甲伏锻，一定要用地艳、刃艳打磨，一定要用御刀油和骨粉保养，也一定可以从纹路中看出完整的锻造手法。”他略停了停，接下去道，“逍遥君的刀是大唐鱼鳞刀，我不知如何养护，只能替它除去污垢，上些御刀油罢了。”

任逍遥道声“多谢”，沉静片刻，又道：“大明有句俗

话，叫作无事献殷勤。还有一句，叫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

藤原村正果然低头：“我有事。”

任逍遥等着他说。

藤原村正缓缓道：“逍遥君可知道切腹？”

任逍遥怔了怔，道：“略有耳闻。”

他只知道，切腹极为痛苦，且要三四个时辰才会死去。

日本武士却偏爱以这种方式，向他们效忠之人剖白忠诚。

“切腹，是武士们最为尊荣的死法。”藤原村正语声沉重，“所以，除了介错，任何人都不可旁观。”

橘贞宗虽是月琉璃的对头，但月琉璃身为武士，自然尊重切腹礼节，绝不会暗中监视。任逍遥心中电光石火一掠：“难道橘贞宗……”

“是。”藤原村正磐石般的眼中居然闪过一丝恐惧，“介错本是帮助武士结束这痛苦的。但橘师弟请求我做他的介错，却不是为了结束痛苦，而是……”他沉默很久，才吐出“要与我说话”五个字。

橘贞宗要说的，依旧是请求藤原村正助室町幕府剿灭南朝，只是多了一层隐情——月琉璃刺杀足利义量后，足利义教便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。使团临行前，足利义教和光明天皇秘密召见橘贞宗和平正近，承认北朝所持三神器

乃是赝品，要他二人与月琉璃周旋，探出高天原所在后，设计将其处死，并尽力引起大明对南朝的不满，这才有了泉州种种变故。橘贞宗事败，明白月琉璃绝不会放过自己，便将足利将军的令牌交到藤原村正手中，请求他为了武士的忠诚，为了守护光明天皇，为了源、平、藤、橘四大家族，完成自己未尽之事。

藤原村正悲声道：“我自小所知，是南朝夺权不成，叛逃海外。我从未想过，三神器竟真在南朝，琉璃坚信的事情，竟是事实。”他的身子佝偻下去，掩面而泣，“事情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！”

任逍遥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“琉璃与我，我们都是忠诚的武士，我们都以彼此的忠诚为荣。但这一次、这一次……”藤原村正长长叹了口气，“橘师弟说，琉璃为保机密，绝不会放过我。我原本不信，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请求。可是……”

任逍遥接口道：“可是月琉璃却真将你押上了这条船，所以你决意完成橘贞宗的请求？”

藤原村正沉默。

任逍遥眼中光华明灭：“你想要我帮你？”

藤原村正呆坐半晌，终于开口：“不是。”一顿，接

下去道，“这一生，很多事情，我都是个局外的人。”他涩涩地笑了笑，“既不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，也不能惩罚自己想要惩罚的。唯一清楚和了解的，便是刀。”

任逍遥笑了笑：“我倒觉橘贞宗的计议不错。或许还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女人。”

藤原村正面色发窘：“即使我……琉璃也不会……”

“没有做过怎么知道？”

“若是错了……”

“对错各半的事，已值得去做。”任逍遥眼中流过一丝冷光，“强过什么都不做。”

藤原村正肃然道：“世事不可重来，逍遥君如此处世，不怕犯错么？”

任逍遥亦肃然：“正因世事难料，便更该做想做的事。我说的岂非正是你想的？”

藤原村正道：“那并非唯一的。”

任逍遥笑了笑：“但这想法却排第一位，不是么？第一位的想法，就是你最想要的，不是么？你来找我，本就是想要我帮你决定，不是么？”

藤原村正苦笑：“逍遥君有蛊惑人心的力量。”他略略一顿，正色道，“我知道逍遥君的身份，也知道南朝想要